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八

蜀漢起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至後主炎興元年癸未共二年

昭烈皇帝

帝名備字玄德涿郡涿治今順天涿州是人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裔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侯坐酎金失侯因

家馬帝祖雄父宏世仕州郡建安末自為漢中王前事具曹丕篡漢遂正位于蜀

辛丑章武元年魏黃初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于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乃即帝

位于武擔山名在成都府城內西北隅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

祭高皇帝以下

尹氏起莘曰通鑑因史筆以紀述初不別立義例故以魏紀年綱目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公論故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孫權徙治武昌

權自公安徙都于鄂漢縣屬江夏郡今武昌縣是更名鄂曰武昌

五月立夫人吳氏將軍懿之妹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六月戊辰晦日食

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

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青勿劾三公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恥關羽之歿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

趙雲數語深切事勢獨怪諸葛亮隆中之對已云吳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何此

日東伐竟不能止帝至事
後乃追思法正乎

後乃追思法正乎

卷之二十一

子丕篡位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
應置魏先吳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孫權
遣使求和不許權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先是諸葛瑾致牋于帝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
易子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
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瑾必無此權報曰孤與子瑜先後生死不易之
當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于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
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難封
來表示之矣

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殺

飛雄猛亞于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
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為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胡三省曰用兵必觀人事既失
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

權遣使稱臣送于禁等還魏魏受吳降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
往承其釁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

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貞至吳權出都亭張

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謂列曰盛等

不曰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

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已而吳遣中大夫趙咨南陽人入謝于魏魏主丕問咨曰

者也徐盛字文檣琅邪宮人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于凡品聰也拔呂蒙于行陣明也獲

咨曰聰明不害仁也取荆州而兵血刃智也據有餘聞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
曰顏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聞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
已曰吳可知征否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聞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
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魏遣使求珍物于吳魏主丕求大貝明珠
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聚好名之舉紛如

楊彪以漢三公不受魏爵
託於太義自持則何不罵
賊而死乎觀其於光祿大
夫之拜賜几杖施行馬恬
不知恥辭十萬而受萬尚
得謂無虧金節耶既貪生
復好名千秋以下正論難
逃終於進退無據而已

闕鳴長鳴難于吳吳羣臣曰荆揚貴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所
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甯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
冬十月魏以楊彪為光祿大夫

初魏主丕欲以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臣魏于
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及是公卿朝朔旦乃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即周禮棨桓一木橫中兩木互穿施之于以優
門以為約禁也魏晉之制三公始得用之

崇之

孫權立子登字子高為太子
吳王權為登妙選師友于是諸葛恪字元遜張休字叔嗣顧譚字子默雍之孫雍字元歆吳
顧譚字子默雍之孫雍字元歆吳
今依吳志改注陳表字文興武之子武字以選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
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幼辭之權遣西曹掾沈珩謝魏主丕問曰聞太子
當來甯然乎對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

若此之議無所聞也丕善之
沈以國為氏珩字仲山吳郡人

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

初魏太祖既克蹋頓烏桓浸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求通市太祖皆表以為王
軻比能本小種以勇健廉平為眾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在今奉天府西
有東西二源合

流而南逕開原鐵嶺二縣西又南逕承德遼陽海城皆為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近塞中
之西又南入海此河左右即漢遼東遼西所由分也
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魏主丕以牽招為護鮮卑校尉田豫字國
讓漁

陽雍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保塞鮮卑步度根檀石槐之後也軻比能誘之以叛已復殺
之魏青龍三年幽州刺史王雄使人刺殺軻比能種落離散

蜀漢昭烈帝

壬寅二年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日食

魏除貢士限年法

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史吏達文法到皆試用

帝進軍猊許交亭在荊州府宜都縣西今名虎腦背市

帝自猊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

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于夷道今宜都漢夷道也猊吳將皆欲

遜曰彼銳氣始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今且與諸將士以觀其變帝復自猊音恒山漢縣今

彼勢不得展自當罷于木石之間徐制其敵耳諸將皆以為怯帝復自猊音恒山漢縣今

昌府長陽縣是通武陵使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

三月魏立子弟為王

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實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設

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皆思為匹夫而不可得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猊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即白帝城

帝自巫峽在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東建平吳郡治巫今巫山縣也連營至夷陵界

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欲擊之

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吳王權曰夷陵國之關限

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錄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

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往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教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

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

在宜昌府東北

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收

散兵棄船由步道還白帝

改魚復縣曰永安

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

天邪將軍傳彤

義陽人

為後殿兵眾盡死彤氣益烈吳人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

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

字季然閬中人

沂江而退眾勸其走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

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

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是秋黃權以道絕不得還遂率其眾降魏馬良亦死于五谿

秋七月魏冀州大蝗饑

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

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

魏遣將軍曹休

字文烈操族子

等擊吳吳王權改元拒魏魏主丕自將擊之

魏主丕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欲伐之劉晔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山湖不可倉卒

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

胡三省注在歷陽江邊歷陽注見前

曹仁出濡須曹真

字子丹操從子

等圍南郡吳

遣將軍呂範以舟師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

吳字休穆

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權以

內難未弭卑辭上書魏主丕求自改厲又欲與子登求昏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若登

朝到夕召兵還耳于是權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丕自許昌

魏黃初二年改許昌曰許昌

南伐之

冬十一月庚申晦日食

吳人來聘遣太中大夫宗瑋報之

孫權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宗瑋報命于是與吳復通

劉晔所諫數語切中事機然應於遣使之先則更善矣

癸卯三年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汪克寬考異曰提要及紫陽書院刊本並大書三年後主建興元年按綱目名號例秦漢以下凡正統之君曰帝無統稱帝者曰

某主今刊本綱目于蜀志先主大書昭烈皇帝而後主未革舊史仍書後主蓋當時錄者因史舊文而朱于偶未及蜀志當依晉帝奕例書曰帝禪又按改元例凡中歲而改元者以前為正著章武三年蓋亦鈔錄之誤當從提要及紫陽本大書三年分注帝禪建興元年而明年大書建興二年汪氏之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說如此今依之

先是曹休在洞口會暴風吹吳呂範船綆纜悉斷魏軍乘之頗有斬獲已吳救船至魏軍戰

敗而還及是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吳督朱桓兵纔五千人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時諸

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眾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

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洲桓部曲妻桓遣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

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雕生虜雙是時朱然字義封本姓施氏朱治以為子方鎮江陵

曹真夏侯尚字伯仁等圍之諸葛瑾以兵來救為尚所却于是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真

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厲兵伺隙攻破魏兩屯魏軍攻圍然

凡六月不能克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也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遭而行至艱也三者

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為吳矣魏主丕即詔尚等促出吳人擊之魏兵僅而得脫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

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

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羣臣

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不納軍竟無功

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位是為尊皇后曰皇太后改元大赦

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

昭烈於亮平日以魚水自喻是之忠貞豈尚不深知受遺時何至作此猜疑語三國人情以譎詐相尚鄙哉

楊顯之言似是而非蓋當時主少國疑之日非亮躬親整頓國事何顯觀其發教所稱集思廣益云云足見其忠赤矣不知此又何足與言鞠躬盡瘁之義

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

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

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

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

禪即位七年十大赦改元建興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約官職修法制發

心苦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闕損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約官職修法制發

募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顯諫曰為治

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雖司晨犬吠盜牛負

重馬涉遠私智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疲神困終

無一成遂其智之不如奴婢難死陳平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被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公躬

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被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公躬

六月益州郡者長也帥雍閬閬音開等以四郡越益州永昌牂牁楊顯字子昭襄陽人

初益州郡者帥雍閬殺太守因士燮求附于吳吳以為永昌太守閬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

夷牂牁越雋皆叛應閬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葬惠陵在四川成都府華陽縣西南考昭烈

史臣曰先主之宏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先祖之風及其舉國託孤于諸葛亮心

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焉

魏以鍾繇為太尉時魏三公無事希與朝廷尉高柔字文惠陳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

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丕嘉納之

遣尚書鄧芝字伯苗新野人使吳

芝言于丞相亮曰上初即位宜申吳好亮然之即遣芝于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為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于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明年吳使張溫來聘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權常令陸遜語之鄧芝復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臣各盡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

立皇后張氏飛之女

帝禪

建興二年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夏四月魏立太學

初平以來學道廢墜至是魏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

魏主丕大興軍伐吳辛毗諫曰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丕不從

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親御龍舟循蔡分流水即注渠見前時江水盛長丕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

盛列舟艦于江而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見前時江水盛長丕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

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于是旋師謂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劉睦曰彼越江湖者在于別將必勒兵待事

冬十月戊申晦日食

乙卯三年魏黃初六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討雍閭斬之遂平四郡

亮率眾討雍閭問計于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若殄上兵戰為下顧公服其心而已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閭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

收餘眾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陳問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

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漢

州治今雲南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

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

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網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于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

不復反

夏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

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嘆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

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之則歸于上

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事可施行雍即與反覆究論

言者稱當重恩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雍曰兵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不宜聽權從之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淮擊吳冬十月臨江而還

七縱七禽為記載所監稱無識已甚蓋蠻夷固當使之心服然以縛渠屢遣直同兒戲一再為甚又可七乎即云凡上之肉不足應而脫韝誠屬發押當虎終非善策且彼時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豈宜屢縱屢禽耽延時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先是魏主丕議伐吳鮑勛字叔業諫曰往年龍舟飄蕩宗廟幾覆今又勞兵襲遠虛耗中國

竊以為不可丕怒左遷之至是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蔣濟言水道難通不從十月如廣陵

故城在今江南揚州府東北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

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吳孫韶字公禮吳人本姓俞氏賜姓為

孫等率敢死士于徑路夜要丕獲副車羽蓋

丙午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春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

丞相亮欲出軍漢中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字叔至汝南人駐永安而統屬于嚴

吳令諸將屯田

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吳王權報曰甚善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

耦二耦為耦耕田器也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勞耳

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

魏主丕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都尉胡三省注建安中魏武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謂之三魏鮑勛治之請不

能得及即位勛數直諫丕益忿之及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為治書執法太守孫邕過勛時營

壘未成但立標埒邕行不從正道營令史欲推之勛解止不舉以營壘未成為解止而不舉也丕聞之詔曰

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謂引法而議正刑五歲正結正也五歲髡鉗刑三官廷尉正監平也駁依律罰金丕大

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後漢書百官志將軍屬有刺姦據主罪法當令十鼠同穴鍾

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並奏勛父信有功于太祖求免勛罪丕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丕怒甚

召柔詣臺遣使誅勛然後遣柔還寺驃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丕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意至

楊顗對諸葛亮之言正當於此用之為人君而親受田是何政體宜其忽爾稱帝忽爾降魏忽爾伐蜀忽爾行成總無定見也

魏文以貸絹宿嫌免曹洪官已失予奪之正至鮑勛守法不阿方當錄用以屬

摩下乃必欲置之於死猶私怨而昧公義孫權之見並不及矣

是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不能得卞太后責丕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今日又謂郭

后后于黃初三年由貴嬪立后曰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汝于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土爵

夏五月魏主丕卒太子叡字元仲立明帝是為魏

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叡母甄夫人本袁熙妻文帝後以失寵出怨言賜死故未建為嗣

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嘗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不疾篤

立為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叡即位尊

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追諡甄夫人曰文昭皇后葬文帝于首陽陵在今河南府偃師縣

西北首陽山南

秋八月吳王權圍魏江夏不克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

水戰今敢陸攻者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是月吳將軍諸葛瑾攻魏襄陽

魏司馬懿擊破之

魏徵處士管甯不至

甯在遼東三十五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為太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

于甯不許徵為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甯復不至

丁未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春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字君嗣成都人叅軍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

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涉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
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
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後漢所以傾頽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惜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金忠端良死節
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
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兩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庸至於
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則不勝榮幸之至臣死之日願以遺陛下
今當速離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郭攸之南陽人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董允字休昭
和之子向寵襄陽宜城人向朗亮屯於沔北陽平石馬水經注沔水逕白馬戍南謂之白馬
兄子瀘水即古若水注見前亮屯於沔北陽平石馬水經注沔水逕白馬戍南謂之白馬
馬即白馬也魏主叡聞之欲大發兵迎擊以問孫資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
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道既險阻且必當更有所興發天
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足以震懾彊寇鎮靜疆場乃止
夏四月魏復行五銖錢

自董卓壞五銖錢至魏文帝始復之既而以穀貴罷錢而用穀帛人多巧偽競以湮穀薄絹
為市嚴刑不能禁于是復行五銖錢

戊申六年魏太和二年春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即街泉亭本漢縣後漢省在今甘肅秦州秦安縣東北通典街泉亭馬謖敗處敗績詔

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楙字子林博中子考通鑑以楙為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司馬魏延

字文長
義陽人曰楨主壻也楨尚太祖父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注見出

循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南而東當子午谷名路通南北北口曰子在西安府而北不過十

日可到長安楨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注見來亦足以

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已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用揚聲出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

芝為疑軍據箕谷箕山之谷在今漢中府褒城縣北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

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

于是天水南安後漢靈帝時置郡治縣道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故城在今鞏昌府隴西縣獻如長安右將

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亮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郃

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此漢西縣故城在今秦州漢中府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

過人深加器異昭烈帝臨終謂曰此漢西縣故城在今秦州漢中府殺之乃收殺之而自臨祭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

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

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亮

于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

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亮于是考微勞甄壯烈

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先是亮出祁山天水

參軍姜維字伯約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

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在今江南安慶府潛山縣東北大敗之

吳使鄱陽太守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詐以郡降于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之魏

主獻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在廬州府三道俱進八月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為大

都督假黃鉞以朱桓全琮字子璜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曰休以親見任非智勇

必由夾石挂車此兩道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而休可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窺許洛此萬世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

夾石即今北峽山在安慶府桐城縣西戰于石亭遜令桓琮為左右翼衛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斬獲萬餘資仗畧盡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于皖而休設旗鼓疑兵吳人驚退休乃得還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言于帝畧曰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之先帝託臣以討賊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疲勞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疲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也臣到漢中問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也將七十餘人矣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當何以為圖敵此臣之未解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當何以為圖敵此臣之未解也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也昔先帝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遣盟關羽破敗於猇亭取之未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也昔先帝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遣盟關羽之明所能逆觀也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在今陝西鳳翔圍陳倉不克初曹真以亮繼於祁山後必出從陳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以火箭逆射其梯人多燒死昭乃使將軍郝昭守其城及是亮進陳亮乃更為井關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堦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踰相攻拒二十餘日郝昭字伯道太原人會亮糧盡引去魏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吳大司馬呂範卒

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漢縣今江南常州府

宜興縣是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報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
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己酉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注見陰平漢縣魏置郡今復拜丞相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帝

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于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

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汗權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

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衡等為

機則顧譚疑辯宏達則謝景宏學甄徽則范慎羊衡私駁之曰元達才而疏子嘿精而儂叔

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雅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衡所言謝景字叔發南陽人范慎字孝敬

廣陵人羊衡南陽人衡古道字胡于是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眾皆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

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倚角

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

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乃遣衛尉陳震字孝起南陽人賀吳權與盟約

中分天下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

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卿

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

諛時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姬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

之宗廟著于令典